

能修补月亮的老爸

◆ 董小源 (编译)

■ 心灵驿站

“月亮破了，但爸爸能修好它。”三岁的我指着天上的残月自豪地说。如果我们的化粪池堵住了，或者来自山谷的骄阳弄卷了窗框上的油漆涂层，爸爸总能把问题搞定。一直到我不再相信爸爸能修补月亮为止，妈妈都喜欢重复我那关于月亮的童言。

小时候，我常常等着爸爸从葡萄园回来，好跟去他那间到处堆着各种锯子、电焊面罩、钉子的工作间。当我长大一些，不方便跟哥哥共用一间卧室时，爸爸在地面上敲下木桩以测量新房间的地基深度。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热情，也跑去帮帮忙，发挥下自己的小本事。

我上来就用锤子敲到了手指，爸爸跑过来手把手教我如何用我的拇指和食指固定钉子，说

我的新知识传授给仅上过两年高中的老爸。当我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嫁给黑人可以吗，他的犹豫不决让我对他的偏见很气愤。我的教授布置亨利·米勒写的《北回归线》作为课堂讨论的内容后，老爸还在教堂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去阻止这件事。

后来的几个月里，爸妈对我来说更像我认识却不是很了解的远亲。

此后的两年，我的生活中心旋转地离老爸设定的轨道越来越远：我脱掉花格裙，从海军商店买来喇叭裤，上身配以挑染的吊带衫。我开始和一个发表过诗作的男孩在学生中心一起喝咖啡，我们在课堂里眉目传情，为彼此的笑话感到好笑。我如此渴望和他相守，尽管我知道他已娶妻。

回家的时候，我为自己向爸妈隐藏这份孽孽的情缘而感到惴惴不安，总是编造各种借口好在周末结束前就逃回学校。当我的心脏有种要冲出胸膛的感觉时，我明白必须要回家袒露我的孽缘了。

“我有事儿想说。”我的喉咙因为泪水哽咽了。“我爱上了一个人……他，结婚了。”

房间如此静寂，我能听到反舌鸟在没结果子的桑树林里在拌着嘴。我瞟一眼老爸，长年的农场劳作让他的指关节肿胀难看，布满裂纹。他的指甲缝因为塞着机油呈黑色月牙状。他默默地走回工作间，我没跟进去。

一周后，当我打开自己公寓的邮箱，发现了一个信封，上面有着老爸的笔迹。他似乎从未给我写过信。每年 12 月，老妈总是提

前几周就督促他给战友写圣诞贺词，被唠叨不过的老爸则面对记事本，像个被拘留的学生般闷闷不乐。

开启信封的那一刻，我的手分明在抖。

“亲爱的珍，我不太擅长言辞。”老爸在信里告诉我，他希望能快乐，希望能够给予我指点，但他对自己并没多少信心。“我唯一明白的是恋爱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可你看起来是这么悲伤。”

我能想象得出父亲紧握钢笔的样子，他一定眉头深锁，每一笔都倾注了大量心力，他是在试图用笔去修补我那破碎的心灵啊！信结尾的那句话更是让我泪如雨下：

“你肯定会很快回我信的。深爱你的爸爸。”



挂枪

◆ 邓笛 (编译)

过去我常常打猎，光是死于我枪下的鹿少说也有十几只，行猎中那种等待猎物时的激动和射中猎物时的兴奋是难以言表的。猎区从林的景色也是很美的，尤其是在晚秋时节。有时，冬天，有兴趣时，我也会去打猎。

三年前冬天的一个清晨，我带上我的猎枪，在背包里装上三块三明治和一大瓶热咖啡，去猎区的一个山上打猎。

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扫清积雪之后，我蹲下了身子。天很冷，但是我穿得很暖。我等待了约一个小时，还是没有猎物出现。我吃掉了两三明治，喝了一点热咖啡。周围非常安静。

突然，一头雄鹿不知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离我只有不足 20 英尺远。它的身边没有任何屏障。当然，我不能失去这个射杀它的好机会。

激动中我弄出了声响，那只雄鹿察觉到了我的存在。我想，它肯定会迅速掉头逃跑。

然而，让我惊奇的是，它非但不跑，还向我走了过来！它要么是好奇心太强，要么就是一只智障的家伙，因为它不是一头小鹿，而是一头成年的鹿，应该知道人的危险和枪的厉害。但是，它越走越近。我端枪瞄准。它不慌不忙，胜似闲庭信步。它的大眼睛一直看着我的脸。它头上漂亮的鹿角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变得有点儿紧张。一头成年雄鹿如果伤了人后果也会很严重。现在它径直朝我走来。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它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而我接下来的反应，令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居然伸出手去摸它漂亮的鹿角之间的额部，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自然，就像是我和我的宠物狗之间发生的事情。它似乎很享受我的触摸，低下头，明显希望我继续下去。

我不停地拿手指帮它挠痒，从它的头部一直到身子。它的鼻子碰到我的肩。我把我最后一块三明治喂给它吃。

最后，它接着走它的路，一直往山下走。我还要猎杀它吗？我当然不会，而且我相信，如果是你，经过了刚才的一幕，你也同样不会这样做。我目送它下山，看着这头体魄宏大的雄鹿骄傲地昂着华丽的头颅在我这个端枪的猎人面前越走越远。

我收拾好行装，结束狩猎，踏上了回家的路。突然，我听到枪声。是两声枪响。如果你打过猎，你就知道，连打两枪意味着一次猎杀。我忘掉这里的猎人不只是我一个。

我想，你已经明白，为什么我从此以后挂了枪再也不去打猎了。



“萝卜，”妈妈指着这个单词念，可能是俄文，也可能是阿拉伯文，“萝卜，”妈妈又念了一遍，然后用汉语告诉我这个单词的意思，汉语是我的母语。“萝卜。”我跟着妈妈念。“很好。”妈妈说着，指向下一个单词，“这是菠萝。”

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妈妈嘴里吐出的每一个清楚的音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课，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学前班，而再过 60 天，我就要过 11 岁生日了。“我要去洗碗，洗完了来检查你学得如何。”妈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然后转身离开。

我看着书上的句子，却不知道该怎么读，翻遍了全书，一个字也不认识，里面的插图倒是很不错，于是我便沉湎于描画的乐趣中。然后我把书翻回到第一页，按照妈妈给我找的老师的要求，认真学习……

有好多年，妈妈带着我在美国和中国来回接受治疗，我的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从记事起，在我心里就有种恐惧，害怕接受教育，躺在病床上，不敢想象我能够上学，能够看书写字。

我眼睛盯着书上的单词，嘴里大声地发出该词的音，当我能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时，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然后我能读完整一段了。

两个小时飞快地过去了，妈妈打开房门，我对着妈妈笑着说：“我会读了！”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那些已经上了五年学的同龄人，我只学了几个词语，我不知道雨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雨后会有彩虹……我跟在妈妈请的老师后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学，所谓的自学，就是看书，像《甜点怪

难忘的 180 天

◆ (美国) 成雪莉 夏殷棕 (编译)

《萝卜》，我看了一本又一本，这些书就像是巧克力饼干，我怎么吃都不厌。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 180 天后，妈妈请的老师对妈妈说：“您女儿可以上六年级了，应该能在班上名列前茅！”

八年之后，我站在讲台上，面对几百号人，回想那 180 天。那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我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妈妈给我拿着话筒，我开始讲：“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我叫成雪莉，今晚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祝贺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即将毕业。首先，我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我要感谢身边给我拿着话筒的可爱敬爱的妈妈，妈妈给了无私的爱，妈妈是我坚强的后盾，妈妈是我前行的动力；我要感谢莎普莉老师，是她单独给我一个人组织毕业考试；我要感谢每一位给我知识宝藏的老师。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此刻心里的感受。由于我身体的疾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退缩，我要实现心中的愿望。”

有人举起了相机对着我拍照，闪光灯不停地闪亮，观众爆发出如雷般的掌声……

“高中二年级时，我又不幸地双目失明，所以只能呆在家里接受特别的教育，但是却没办法修完学校要求的学分，因此拿不到毕业证书，我只能拿到一本高中同等学力证，而这个证书倾注了太多人的关爱，我由衷地对大家表示感谢！我考这个同等文凭，是听录音答题的，再把答案录下来，我看不到，所以连数学计算过程和图表等一切都是在头脑中想象而形成的，作文也是口述录音，最终我获得了 3200 分。”

台下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等掌声渐止，我继续讲道：“总之，我能站在这儿，我非常感激，我知道，从此我可以步入人生的下一个旅程，同时，我也祝贺各位顺利到达了人生的这个平台，从此可以实现自己更高更远的愿望，让我们给自己以动力，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向着心中的目标进发，我们一定能达到，无论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我们都能冲破险阻，到达目的地。我们一定会坚强，我们一定会听从我们心中的愿望，即使前路阻碍重重，我们也不会后退，纵然我们需要改变方向绕过障碍，我们也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感谢各位！祝各位愉快！”

台下又是一片掌声，我好不容易听清了妈妈说的话：“大家都站了起来！”我报以灿烂的微笑，我能感觉到，闪光灯发疯似地向台上照来，我沐浴在闪闪的白光中。

接着，大会颁发优秀毕业生奖，有十位获得者，我也是其中之一。“你的演讲太精彩了！”给我颁奖的女士跟我说。然后颁发毕业证书，所有的同学都在欢呼，相互庆祝他们毕业了！

毕业典礼结束后，有几位家长来到我跟前，跟我说：“你的演讲真的太棒了！”“你的演讲让我感动，我流了好多眼泪。”

不知怎么的，我的心又回到了那难以忘怀的 180 天。

是的，那 180 天确实是独特的日子，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那不是短暂的欢愉，而是永恒的自我实现的宝藏，是无数的成功机会，每一次回想那些日子，我都禁不住从心里微笑，我知道就是从那里，我开始学习读书，而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自己写的书了。

伊莎贝拉打电话给好友贝琪：“贝琪，我听说你买了套新公寓。”贝琪说：“是啊，我买了套漂亮的公寓。你为什么不过来做客呢？”

“我挺想去，但我不晓得你住在哪里。你得要给我指指路。”

于是贝琪说道：“我住在第 86 大街 1486 号房间。你要搭乘地铁，在第 86 号大街站下车，然后你会看见一栋公寓大楼，里面的

1486 号房就是我家。”

贝琪接着说：“你在大楼外面会看见一扇大门。你用右手手肘按下大门的把手，推开门，进入前厅。前厅有一套门铃系统，我属于 4B 楼。你用左手手肘掀下 4B 的门铃，我在上面就会听见门铃响，然后

我会给你开门。当你听见开门的嗡嗡声，你再用右手手肘推开这第二道门，径直去坐电梯，用左手手肘掀下上楼按钮。进入电梯后，你用右手手肘掀下 4 楼按钮。电梯会上升到四楼，你迈出电梯再找到我的房间。”

贝琪又说：“接下来你要用右手手肘摁下门铃，再用左手手肘敲几下门；我听到声响后会来给你开门。你进屋后，喝我刚煮好的咖啡。”

伊莎贝拉听得不耐烦，连忙打断道：“你这到底是哪种指路方式？左手手肘又右手手肘的，我干嘛要用到手肘？”

贝琪惊讶地说道：“什么？难道你打算两手空空来做客？”